

彭玉麟

左宗棠

曾国藩



大清二杰

上卷

● 徐哲身 / 著

藩棠麟
国宗玉
曾左彭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国防大学 2 060 8157 7

大清三杰

上卷

徐哲身 / 著



彭玉麟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左宗棠

曾国藩

曾国藩
左宗棠
彭玉麟



国防大学 2 060 8159 5

大清三杰

下卷

徐哲身 / 著



彭玉麟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左宗棠

曾国藩

曾国藩
左宗棠
彭玉麟

(吉)新登字 05 号

大清三杰:曾国藩 左宗棠 彭玉麟 徐哲身 著
DAQINGSANJIEZENGGUOFANZUOZHONGTANGPENG YULIN

责任编辑:邢爱光 郭力佳

封面设计: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2.5 印张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 印数:30 000 册 760 000 字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87-0845-6/I·803 定价:32.80 元(上下)

出版说明

全书以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彭玉麟维护腐朽无能的明清封建王朝统治，镇压风起云涌、如火如荼的全国人民大起义——主要是以金田起义建立的太平天国为主线，叙述了曾、左、彭的一生：思想道德、行为性情、为人处事及文韬武略、办事才干诸多突出处；在义军的打击下，在清王室的猜忌中功成名就的一生。透过上述情况，客观上也暴露了这些权臣们相互倾轧、相互勾搭，既忠于主子，又谨防主子，虚伪狡诈、心狠手辣、顽固腐败的丑恶嘴脸与阴暗的内心世界；勾勒塑造了封建官僚代表人物的艺术形象。

书中也叙述了天皇等起义领导者的组织才能，义军的迅速扩展；前期军师钱江及冯云山、石达开，后期主帅李秀成的雄才大略；全军上下男女将士的英勇善战。在客观上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推翻封建制度，对平等安定文明进步社会的向往。同时也暴露了义军由于缺乏坚强的领导与信念，争权、分裂、腐化的加剧，未能伺机大举北伐进行战略决战等诸多因素，以至在曾等强敌严厉镇压下功成垂败。

书中还插叙了这一时期清廷有关政治、外交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。

全书为章回小说，演义体裁，长篇历史巨著，时空跨度大，作品通过这几位历史人物，透视出那一时代的兴亡变迁，不啻为半部清史。头绪纷云，人头众多，关系错综复杂，形势变化万端，场面波澜壮阔，情节宕荡起伏，可谓洋洋大观。但作者控制有方，前后相互呼应，左右穿插有序，繁简得体，文若流水行云，顺畅通达。作者用史笔著书，用文笔立史；其情节铺陈，人物塑造，均别出心裁，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。

作者又广罗博采，不遗余力：难得一见的文告家书等珍贵资料。《清史》所讳未录史料，无人得知、无书可考的故老轶闻秘事皆有辑录。以至有关的典章制度、大案要案、神仙鬼怪、妖女嬖男，故事笑话也为广引宽用。史料详实，丰富多彩，令人耳目一新，获益匪浅。且因巧妙布局，精心安排，着

607190/53

意柔合，事虽杂而文不散，顺理以成章，冶于一炉，浑成整体，且中心突出。及至刻绘描画更其拿手，韩幄斗智、疆场拼杀，生动活泼，睹文若闻声见人，几从身在局中；香艳哀情、滑稽愚昧，有声有色，感人肺腑，令人捧腹。而神仙鬼怪等等点缀其间，更显热闹有趣，引人入胜。虽系历史小说，令人获得有关历史知识，但其可读性欣赏性，尤为人所激赏。

作者生于封建与共和交替时代，新观旧念难免混杂，褒贬难免不尽人意，实为欠缺。但瑕不掩瑜，瑜不掩瑕。读者知个中三昧，掌握其根本，则正反皆可受益，瑜瑕也或并辉也。

全书已标定新式标点符号，分节分段，并稍加注释，可谓雅俗咸宜，且附精美插图数十幅，以享读者。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日

徐哲身小传

哲身为予二十余年前同结文社之老友，别号剡谿放形客，后改养花轩主，有《养花轩诗集》行世。曩在光绪戊申，听鼓吴门、以予所填浣纱溪词，绝赞周小红女史之美，竟鬻其田产而纳诸簪室。于是终日柔乡，不理世事，遂不得不赖笔墨以为生。其赖笔墨以为生者，近且二十年，谁谓读书人必无出息耶？予友之赖笔墨以为生者甚多，而赖撰著小说以供仰事俯蓄者，尤居多数，因是一般学子，求予函授小说者，亦岁不乏人。惟予实已无暇及此，而朋友中赖小说以为生者，亦无暇舍己芸人。只有哲身，老兴弥佳，犹能出其余绪设一函授小说社于上海。但其原订简章，颇觉琐碎，爰就鄙意为之代订、以便学者：一、函授小说，其第一步当由学者本人，自述其从小至今之经过，及其所见所闻可喜可悲之事实，用白话演为章回体之小说，每月撰述一回或二三回，每回之字数至少须在三千字以上，用批文格缮写清楚，以便批改；如为短篇小说，则字数多寡不拘，每月只改一篇或二篇，统计不逾一万字为度。二、函授小说，并无所谓讲义，只有一诀，即任写何种人物，必须体会神情，使其言语行动，如见如闻；凡写数人同在一地，务勿忘却旁人之言动神气，致如木偶，凡写一人之面貌衣着，必细状其特殊之点；凡写屋宇风景，必如图画，不可仅写大略；凡叙事情，若非万不得已时；切勿用追述补叙之法，致使读者坠入五里雾中，误为尚在叙本段之事也（哲身所长即此数点）。凡未到过之地方及未见过之人物，切勿虚拟，以致描写不

真，转形见绌。凡用此诀，直写小说，无论如何，必已可观，故无所用其长篇讲义。若在平日观摹，则写情当取《红楼》，写社会当取《儒林外史》，而近人所著、亦不外此渊源（哲身之《官眷香梦记》、《香国春秋》，恨水之《啼笑姻缘》都可作课本读）。三、函授小说，每月束修，姑定十元；最短之毕业期，以六个月为限；来函及稿，均寄上海麦家园新华书局转。四、未经函授以前，面谒恕不接见，空函问讯，亦恕不复，实因撰著时间，别有特约工作，身心苦难分配，幸恕谅之。予既代哲身改订简章后，复有通告一则如下，愿学诗文小说者鉴，仆自设家庭工业社以来，久已不收遥从弟子，而各省来函请业者，仍不乏人，相实万无余暇及此。兹有老友二人，皆设函授社于上海，爰为介绍如次：一、凡愿学诗文者，可向周拜花先生请业，其通信处，在上海维尔蒙路尚德里一号。二、凡愿学小说者，可向徐哲身先生请业，其通信处，在上海麦家园新华书局。可请直接函索章程。二君都系饱学之士，必能使学者满意也。日来哲身，忽以前代大众书局所作之《曾左彭三杰传》索序于予，翻阅一过，颇觉聚精会神，亦未脱其本来面目，读者视为小说固可，视为前清之掌故学亦可。然予久已谢绝代人再作小说之序跋等事，无已乃将以上各文归集一处，作为哲身之小传，免破吾例云。

泉唐天虚我生陈栩作于家庭工业社

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三日

自序

余自六龄就傅，即喜为诗，二十游泮后，始识诗者持也。兴观群怨，范围弗过，品汇事物，曲成弗遗；其大指达于书，通于易，可以从政，可以处变，可以发乎天地之情，可以舒乎山川之气；然能感觉上智，不能感觉下愚。若夫挽救浇风，医治薄俗，其维村妇牧竖，走卒贩夫，人人能读之通俗小说乎。余既有鉴于斯，乃废举业，而以稗官自任，以故两应乡试，皆未获售。光绪戊申，纳粟末职，听鼓苏垣，名虽已入仕途，仍以我行我素为务；举凡胜朝掌故之学，清室治乱之源，远稽史籍，近咨舆论；徵集较为详实，有益世道人心之事，一一笔诸手册。同僚揶揄，妻孥讪笑，咸置枉闻。积月而年，册乃渐厚，私心窃喜，可展夙愿。先是稟到之日，三吴人士，因余薄负虚名，乐与为友，旋即邀人白雪诗社，养花轩诗钞所成，知是时倡和之功焉。某月日，偶题寒山寺壁云：诗心此日何人会，独听寒山夜半钟。见者目以为狂，独泉唐之陈子蝶仙，力排众议，颇觉许可，乃结文友。后余凡有诗文小说之作，辄向蝶仙请益。蝶仙亦语人曰：徐某言情之笔，吾堪与敌；若写宦途人物，吾或逊彼一筹。有人传述斯语，余益自勉。不图言犹在耳，而岁月云迈，余与蝶仙，两鬓皆皤，各具龙钟之象矣。惟蝶仙因有家庭工业社之设，久已脱离文字生涯。余虽依然故我，一事无成，犹幸久为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之古语所激励，只需一支秃管尚存，斯志永久不懈。去岁春天，以某老友之介绍，得识大众书局之樊剑刚君，遂有订撰《曾左彭三杰传》之约。本书宗旨，

乃以曾左彭三氏之奇闻秘史为经，复以道咸同光四朝之循环治乱为纬；他书已载者，不厌加详，他书未载者，叙述尤尽。且先君子杏林方伯，亦于“红羊”一役，追随川督刘秉璋太夫子，先后凡三十年，非第目睹曾左彭三氏之一生颠末，即其他之中兴名臣，拨乱饶将，莫不共事多年。暇时庭训之余，常谈“天宝”故事，余既耳闻已熟，又与平时手册所记，一一吻合；余文虽陋，尚无面壁虚构之嫌，益以老友二人，代为详评细注，补余不足之处，尤非浅鲜，纵多丑女簪花之诮，或少齐东野语之讥，书将出版，爰赘数言，即以为序。时在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三日。

荆谿徐哲身氏序于上海养花轩小说编辑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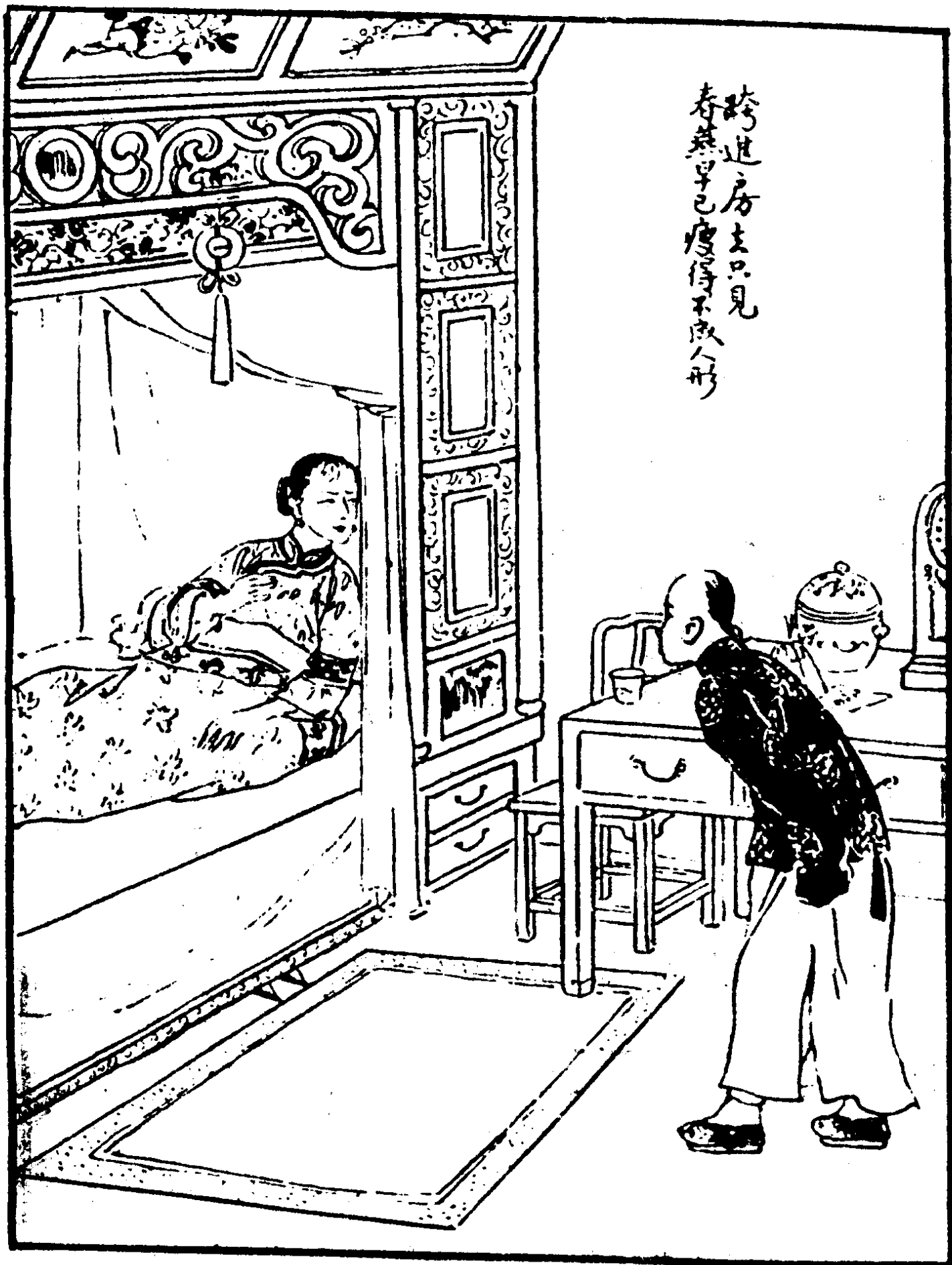
此刻緊要顧不得許多
快獻公上樓



江氏教時嚇得心
胆俱碎丟下滾盆
施了婆：伙跑



跨進房去只見
春燕早已瘦得不成人形



我已經移居
乏人相助你來
得正好



按老百姓說這
場禍事鬧得不小



俺料定明天必定同及
此事賢契將來扶搖直
上就在這包東西上了



你本是一位不揚雄士
可知道我們先生言
此一聯的意思嗎

